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九

明 倪元璐 撰

墓誌銘

封少師兵部尚書仰思朱公暨配贈夫人趙氏

合葬墓誌銘

夫淳龐之氣近福英達之分依功功者積情之為福者
因性之報至人治一室而吉祥止教一人而勳能畢蓬

駕連道室奮貫謀外蒸同風內諧齊德世儀人瑞無若
朱公公諱璘字文玉別號仰思越之山陰人其先積義
代有聞人祖麓擢甲科官監察御史父以京為柳州郡
倅攬轡慨然之氣飲泉不易之心循職致能亶其父子
柳州生二子公其冢允也生有異徵弱不好弄讀書強
記等身十行江夏之號無雙童烏之年九歲十六補弟
子員十七有室公既靜專遂迷馬足廢其家轄而鈐文
心鑽厲致精名傾一郡八舉不第羽豐而鍛玉之為石

凌陽無衛足之智馬之責牛孤逐有傾筐之感公乃喟
然而歎曰嗟乎夫文章以瘖為德時命以拘為權瘖不
自理拘不人聽然則妍惡於誰其正窮達何為可爭乎
蓋至是公且倦遊年踰五十是為萬歷二十年歲在壬
辰季公少師遂以茂齡成進士公欣奮獲有悟張弓因
棄儒冠罷摩烏燕於是蒐狩墳索之田游奕儒兵之坂
醢醬百家之俎徊翔二氏之樊離別穿串比類連徒五
鯖七襄畢竭調纂遂成浩帙藏之名山暇或賦詩陶陶

簡簡讀咏而外無有憂謀原公之意以為嗣者之才能貫其道袞褐所不相譏則功言可得分取也少師以命世之才無塵之體自廷尉郎出守嚴都洵更藩臬率多異政振柔宣隱決蘊灑煩左綜文條右握武紀平江之梗徒定以綸扇遐嶠之窳質載其鑪錘公時御板輿日形庭立當戶抱嬰則申害馬之誠畏明過虐則詒拔薤之謀纖媚在傍則懼之以手目嚴貴在上則振之以鬚眉自少師之為吏二十餘年治民臨戎下交上事不競

不練不茹不吐名與節舉皆由義方於是天子以少師
為能擢為四川右布政使當此之時西酋奢氏作難賊
帥樊龍及其弟虎戕殺大吏攻墮名城師雄一吒以沸
綿州李順四戰而撓劍閣遠近大震幾無兩川少師時
以對揚輯瑞爰方啓行聞變回馭嬰城固守且保且鬪
窮勇萃謀既三月餘賊遁圍解會詔下即以少師建節
成都大聲天討卒獲厥醜俘獻闕下蜀亂以平當難始
作公方里居道路之云日以洵藉即無蛙竈不沈之勢

僉懷雀鼠同盡之憂公方慷慨夷猶還慰告者死兒分也顧兒不死及事既平人咸歎說以為天下忠智無如我公矣且夫義正者清流之巨碣明識者時風之五兩故曰衆惑不惑衆懼不懼芒者之憧然貞人所斷斷也少師既以定蜀之功比休韋葛三年有賞錫山土田而公履笠方外與與猶華陽松風山有真人之號堯夫花輻鄉移安樂之窩如是數年無疾忽殞捐館之晨里為巷哭由公居體貞誠宅心醇粹飲人不螫之藥約俗

無絰之繩庚桑太邱道存嚴慕風澤三百於是不誣矣
公生嘉靖壬寅八月十日卒天啓丙寅三月十二日享
年八十有五六承天澤晉封至某官天子又以勞臣之
懷予祭葬逾等及其死也猶足以榮配趙贈夫人孝禮
穆宣無非不忒天釐之曰女士九子以為母師誠黃中
之備能后王所歸則也生嘉靖己亥十月十九日卒萬
曆壬子四月十日長公十歲先公卒十五年享年七十
有四三子長啓元宰尤溪有聲次鴻瀚季即少師諱燮

元令官黔蜀楚滇西粵五部總督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孫為大金吾兆寧宮諭兆柏洎兆棟兆相兆桂兆柱兆竄兆宜兆憲兆宣凡十人尤溪晚振宮諭早騫並及公杖屨方康資歡飴蔗於是少師將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夫人葬某山之賜阡禮也誌幽之言顧命元璐先是公有女孫即少師冢女未成人殤者元璐方生五歲猥垂相攸斯由中嫺能明其德有同李漢之感昌黎王曇之懷太傅銘曰有大人者功茂德蒼博

求詩書靜治仁義九歲已元五十未貴有學其學以志
其志南人不反蜀道何異天子葵之曰必有自榮之哀
之則靡不至至德不孤天立厥配萊婦鴻妻亦從其類
並斟太和登禧攬瑞玉氣月華素極而賁生國之賓沒
社可祭今尚難攀何況來禩

封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碧衢左公墓

誌銘

古之志士曰親在不敢以身許人由此一言即知其親

不能以忠教子也若左中丞父母俱在而死忠無憾即知其父母之教之必以忠耳中丞以為惟死忠可以順吾父母又何憾哉蓋中丞父曰碧衢公者名出穎字韜甫別號碧衢系出唐難當公以功王涇入明曰長二公者始徙居桐長二公美髯而好行義桐人德之五傳騏嘗捐金數千為其邑之貧人輸賦義更多於長二公生三子季軫即公父績學數奇舉丈夫子五人公居四生而秀整文譽韜然而數奇亦如其父也公既久不得志

顧視諸子皆長乃泣然出涕曰昔者吾一試有司吾父
手刺芟作書必曰朝聞汝一第夕即死可耳不爾何由
瞑目念此心坼孝子之事其親誠至而力起志立則事
應豈必皆由天命乎吾負吾親顧吾幸有子吾以吾所
聞詩禮日一待而等於庭即又不效請從皋魚矣諸子
聞之悚然願受教而中丞竟以力學薦庚子第十一人
越八年又以第十一人成進士筮授中書舍人三年擢
監察御史會爭移宮諤諤聲振天下久之遷御史中丞

而逆璫魏忠賢者方張亂政中丞憂之日與楊公璉謀擊忠賢納一疏懷中痛臚忠賢三十二罪當斬須楊公疏上三日乃奏之俄為家僮福生者泄其事忠賢因得先計斥公並楊公俱為民中丞既歸服褐衣拜公膝下公笑慰中丞曰兒安得是斑衣而舞之真吾兒也中丞心知璫禍未艾無免理一日置酒使小僮於公前作樂為商聲歌舞楊忠愍忠愍者楊公繼盛以劾奸嵩得罪死都市者也公已曉中丞指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即

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婦人也尚爾鬚眉
吾安能娒娒巾幗乎已而逮者至中丞使人觀公容詞
坦施不改常以是心益定其在檻車也洒洒然中丞既
用拷掠死所司承望風旨徵賊甚急而公配周夫人以
慟中丞死長嗣光霽以憂死公應之警舒適節宗姻皆
賴之時年已八十一矣而其明年今天子御極殛璫及
其黨於是以廷臣言詔贈中丞右副都御史以為未足
再贈太子少保上褒三代官一子贈祭葬有加祀之贄

宗於是天下以為方子以來死事之忠未有如楊公左公者也當禍始發里中兒之瞽及心覆者相與踣閭姍公乃翁動矜教子今更得禍迨夫日旭零清華綸雲會歌唱四出飛走俱喧異時為兒語者皆咋舌自悔曰嗟乎人何可以不務忠孝哉蓋自中丞之赴逮以至其死公雖心哀之泣下數行而已而至是以天子命發藁更葬禮成乃始仰天大慟慟已又笑曰吾志甚遂今可以死忽端坐瞑目遂卒識者謂公能知生死當中丞始第

公讀史至漢宋黨禍手輯成書名曰閱史唾餘以授中丞至誠前知信夫公生於嘉靖己巳十月九日卒於崇禎戊辰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封如中丞官葬於桃灣之陽銘曰窮不替賴其教哀不傷貴其道讀史而徵禍於未兆觀樂而通神於不告是故其子之遠從元禮近比椒山天下不徒以為忠而謂之孝

封中丞范仁元公墓誌銘

先是十年余鄉之莒人白衣冠至負擔皆歌范公既又

數年范公之子吏部令少司馬景文有盛名以避璫里居余時奉使至吳橋未至吳橋四十里司馬特使使迎余至其別墅曰瀾園者出斗酒慷慨定交初無相識而司馬延攬善下如此既道義締結不能別留三日乃行既出門自吳橋至濟三百里內衣冠負擔又無不歌范公父子者有一騶前導余漫問之曰若識范家乎騶合掌呼佛名云是吾處佛子豈不知余以是歎人之不力於其官而無德於其鄉者真愚夫也常欲為文紀其事

不果今范公沒司馬以公及其母恭人行事屬余銘之
余方以病焚筆硯然不可辭蓋公諱永年字延齡別號
仁元其先自河內徙吳又自吳徙齊居齊數世至處士
德始家吳橋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鑑生桂是
為月山公月山公生二子次汝河號會川會川生公公
生三年會川公沒公既幼失怙恃其祖云生而奇慧讀
書不再過月山公嘗驕語客是兒五經笥也客雜舉五
經語難之不失一皆大驚年十三月山公沒公為之孫

有子之喪泣血三年而讀不廢十五服闋補弟子員文
譽嶮岬辛卯試京兆主者為琢菴馮公琦得其牘歎喜
判子第九人將發覆矜慎又繹吟其文至再三忽疑一
語嵯岬倉皇置之竟落然其名愈彰裹糧問奇者日益
衆尋以明經拔萃禮部為鈿其文以式天下自畿南北
及齊魯之士皆靡然從公之為文而終數奇於是少司
馬以弱冠成進士理東魯三年奏最當封父母公泣然
曰人各榮所生耳孺子能子吾無父母乎因謝不受裂

儒冠謁選得通州倅之官寧澹宜民州士宗之三年擢
湖州別駕時為湖之大苦者二曰白糧曰織造白糧者
召民使將之從江南歷途三千四百餘至於潞河率五
鐘而致一石官以法致民不得脫比竣事顧已傾家官
亦不之惜也織造者上供邊賚於是乎取之抑中人之
外府也誅求百出民不勝苦公為之二年而二厲俱息
其大端本於無欲而敏厥事無欲則能察下察下則吏
不漁敏厥事則無滯時無滯時則民無支費而其制中

人時詭時正詭則狙弄之正則使其氣奪湖之人以是
大德公而更神之當此之時妖人葉朗生煽衆為亂公
佐守謀卒擒誅之所波株千人悉置不問遠近大安於
是當路益以公為能交章薦公遷松江郡丞旋晉南京
督府叅軍已又晉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會有奉先
殿之役中人之食指動數目攝公公不顧剔濫梳浮鼠
不得跡中人乃大恚揚言曰郎妄甚吾告殿爺時逆闖
魏忠賢方用事殺人凡中外媚子皆曰殿爺殿爺云然

公愈堅持璫亦竟未有以中之也久之拜粵西南寧郡
守自公判湖州至郎曹凡三命並封父母如制至是屢
然曰使奉先家於其官何以明捧檄之心乎上恩我大
為報其親至矣吾何能為蚤虱嚙不已遂堅辭不赴當
是時司馬以舊吏部勲由太常擢大中丞持節撫汴以
公之辭郡也亦屢然曰吾今其亦可以子乎因乘閒上
中丞制詞公欣然拜稽首對揚受命公之稱封公自茲
始也尋就板輿之迎居常訓司馬曰廉辨以率僚屬公

嚴以杜干請誠信以撫將士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庶
幾能報稱乎已而司馬奉命節制通昌以建儲恩晉封
公大中大夫又二年以微病卒公之為人大都盡於司
馬所自稱述雅量類黃叔度謹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
元成吏治類黃次公清節類胡質勇退類陶靖節觀化
類白香山正俗類王彥方固不誣也當司馬之為吏部
嚴絕無蹊公時家居人之嚴之乃甚於吏部然而其鄉
及宗之藉以舉火婚葬成就者即無慮數百家其智與

福則其鄉之人以為其源泉宇牆資而怙之前年有叛
卒譟而過吳橋者謀攻城洶洶公出竒禦之賊不能入
忽有負薪叟荷擔睨賊大呼曰若不速去范封公殲汝
賊錯愕遁去臨去謂其旁人曰吾望城上紫光亘天巨
人長丈餘轟然可畏城中得毋有異人乎其通神明如
此所著書有蒼竒類編思本堂稿水部草海畔吟山行
雜咏藏於家配馮恭人與公齊德剡麻考縷佐公讀三
十餘年司馬貴理刑究郡恭人從之日問平反如雋母

司馬為吏部則教之正直忠厚是時逆閹干紀進退天下士如其家監司馬正色爭之恭人曰如是將殺身不如引歸司馬頓首受教即日投劾未幾黨禍大作司馬為正人之望而脫於羅者恭人之明也先公六年卒於是合葬而銘之其辭曰功民歌氣權折清獨知惠羣歡其邦曰神其鄉曰佛展如之人兮匪與同德曷與同穴

陝西按察司副使頃陽劉公墓誌銘

蓋余觀東魯數十年來先民典刑猶及見於頃陽劉公

公之節甚竒功甚著而年又最永故世無不知公賢而信之者此不需蓋棺定也今既沒而令子宮允屬余藏記宮允以為余將能發其幽光然余所為公稱說者又什九是其居官世所共見夫孝子之情哀而易徇文人之載豔而可疑宮允與余則豈為之哉蓋公諱一相字惟衡初號靜所以夢易為頃陽其先世有隱德由始祖善興歷七世至公父諱天賜以公貴贈承德郎修潔孝友稱於里閭會病早逝時公方舞勺承德公與其配太

安人高訣曰是兒千里駒也當用詩書炳吾壟吾為父
不竟恨恨而幸熊丸勗之太安人悲泣謹受教於是延
師課公讀甚嚴既寔箴無所得束脯乃出耕犇市之獲
金五鐸以供人謂太安人陶侃母也公沈凝攻苦為文
湛思抉微我竈自熟弱冠試第一補弟子員領餼然益
務苦讀常冬月結茅為塾新木生火火蒸汗下侵於肌
理至於龜坼足隆起墳然弗歇也遂以庚午鄉薦又七
年丁丑成進士兩捷俱第七人文價翔上其年授山西

高平令騰原田之誦然其意以去暴則民安里豪某子
甲者虎掇邑前令惕息不敢問公至縛其橫奴數人置
重典豪大懼始戢時尚久任公治高平者六年始以上
考徵當衡計定授公北垣忽中蜚語改為南吏科給事
中人忽為公怏憤公顧夷猶曰即天顏遠將不得言天
下事哉既入留垣封事凡十數上直聲大振時江陵相
既敗餘黨游環自存公挺疏掎擊之別白某某如鼎列
魁顯皇大悟欲盡黜譴如公疏中指者以當揆力解始

罷然猶降詔切責詰旦免冠謝闕下者纍纍也尋擢隴
右僉事有惠政先是秦州例輸西鎮飼芻率千餘金致
芻千束民以為苦公為條諸不便狀上之中丞得更定
歲止輸七十餘兩秦人於是歡呼更生然忌者蓬涌異
時所稱邑豪虎捫邑者免冠謝闕下纍纍者矢石攢射
丙戌之役遂以前縣令謫閒散聞命之日秦人則又悲
號爵踊軍民各為畏壘之祠治兵使者之尸祝於秦自
公始也自是里居數年而始補茂州衛知事又一年而

移稷山令大都遷客牢騷不任事而公治稷居居究
如其治高平者擢南駕司主事理舩舫之政爬梳剔釐
清嚴明盡事詳船政要覽中亡何播州酋楊應龍拒命
有詔命少司馬邢公价視師西川邢公乃上疏請公贊
畫如裴中立請韓愈行軍故事報可時廷臣持勘勦二
議未決公促駕冒雪從楚夷陵閬關抵重慶探知酋情
甚確奮然曰穴鼠之鬪龍戰何為乎因力主勘議邢公
然之遂以屬公曰非吾相如不足定西南夷也公慨然

率諸道將挺身入酋巢據其安穩驛召酋來酋乃謬為
恭敬而陰令其妾田擁勁兵數萬環甲俟間公知之弗
怖伏酋墀下名呼使前開論禍福侃侃酋乃感泣蛾叩
侂侂不已立獻元慙十二人贖金四萬又留質其愛子
可棟明不復反而勘局竟矣快馬健兒則何如公單詞
哉然以公不自功無功之者踰年陞比部員外郎而朝
議始敘勘播功上命司勳酬公正郎仍賜白金如千兩
會倭躡朝鮮南省臺交章薦公才可任將帥冢宰以衆

望表公為職方郎中適有中尼之者不報於是又淹踈
西署者三年而播事以當事持之急酋志中變遂稱戈
犯順綦江而下所在殘破天子思公往勸又曉酋情乃
擢公右叅議奉專勅備兵潯瀘公至則捐貲召募土著
數旬之間合兵五萬餘衆檄調永寧鎮雄諸土司兵分
屯瀘合使酋無北突者資糧扉屨之供皆因之諸土我
無飛輓之勞斬周熊二悍將徇諸壘一軍始肅師次合
江時淫雨連旬公指麾暇整兵事畢辦當是時三省八

路合力進攻遂克海龍壘然公所率合江路戰功為最
方生既破酋搃頸自焚合江將士擗酋尸出之烈燄所
俘獲酋孥屬無一脫者於是播平而當事又以力清水
藺侵疆致二司大譁公抗言曰干戈甫定利用輯寧夫
安奢竊地於楊氏而我索之其將不應且不慮獸窮則
攫耶由是議與同事不協則有撫無何語點灼之者會
大計竟闌公拾遺疏中得調簡故曰銅柱勒蒼苔與銅
柱甚著而車中之珠甚幽茫而難測也然人且疑著而

信幽病痼發譖者不見人而見魅有珠之心豈復見銅
柱哉乃公則曰人情固然不自理而歸彈琴著書用為
娛樂久之樞部覆敍平播功以公名上詔又賜白金復
其原官使叅藩貴竹未至改商洛道關中故并州會臺
寮落落公兼筦六篆剖決如流案無留牘老吏皆舌吐
不下尋陞臬副清軍理屯簡核郵傳稜稜不少假貸立
法通商市無折閱者討軍實蒐騎射興氣幹之士秦人
戴之不減秉僉隴右時也於是高太安人年九十老矣

請歸養不得會以呼嵩至都既橐中歷落無可得蒔菰
線香贄京貴人京貴人或就問諸寮屬殿最請疏姓名
佐明年黜幽者公漫應之曰只關洛道衰庸當斥耳他
無所知當事滋不悅明年竟用老例勒致仕公捧計牘
喜謂人曰此不足當吾陳情表遂初賦耶浩然歸山入
則斑衣侍太安人出則野服與諸野老往來詩酒追香
山洛下之風而長君宮允鴻訓時以癸丑上第翔於金
闈公喜甚勗之三無負益用觴咏釣遊為樂如是十餘

年一夕夢牙纛自雲中下仙吏持手板迎公甚肅又夢
人題四四兩字心知大期將至然誠勿令兒輩知之時
宮允以史官持節東國解裝病作遂止里中政府以為
大勞就家遷令官故事無有也宮允以為公老意不欲
出公厲聲責之曰今冲聖龍興左朝右講不一覲其盛
守牖下何為且上及秉成軫汝勞不難破格若奈何以
我故重辜高恩我杖屨尚力何患也宮允辭不得洎達
春明三月而公訃至矣時為天啓四年四月十二日四

四之驗也革之夕神采煥發含笑呼好好蓋全歸無恨云嗚呼如公之死則真無憾也文章以致其身取上第猶擬矣為吏得治民又為諫官澤施一世嘉謀達於天下武功濯濯足以鳴雄鼓壯存則壽沒則考終命哲嗣之業光於甌鉢植槐可俟也如公則又何求哉公儀貌竒碩脩髯尺許發音琅琅如鶴唳性至孝太安人捐世時公已七十猶呱呱孺子泣無已心非戴記食肉處內之文以為不足經也居官廉峻所入贖鍰悉充其地公

費或封識遺後來者無復半鋷入阮孚囊遇事慷慨有
氣決致身之忠不獨夕郎時為然其在西曹值兩宮三
殿繼災上疏極言猜疑日煩刑罰日峻誅求日急三事
幾蹈不測蓋其謹性嚴骨如此文追秦漢詩格邁遠並
為時所宗所著有詩宿若干卷行於世配孟氏以宮允
貴遭覃思晉封恭人年十三歸公事尊章備極婉順諧
於娣姒公既貴積俸遺置數椽十則輒推腴華者歸其
伯氏蓋君之少君德耀也又有慧鑑品人賤貴脩短不

失累黍人又比之魯伯宗妻云銘曰出則彪炳處而懷
之允其道也光生則齊德死而從之允其交也長始則
卜吉終而安之允其藏也臧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立字王公墓誌

銘

自嘉隆間稱望族延茂至今者在東魯惟新城王氏耳
王氏四世為達官者九人冠綏相望其人大都沈遠能
任大事篤忠貞死而後已故自太僕以平蠻死勞貴竹

觀察以治水死勞淮陽而今中丞又以治兵死勞吳閭
自中丞沒二年葬有日矣其介弟考功君象春以所為
狀屬余誌夫揚忠紀伐固余事也夫按狀公諱象恒字
微貞別號立字其先諸城人始祖貴徙新城貴生伍伍
生麟教授潁川麟生太僕公重光世廟時以死勤事賜
祭及贈其季曰之猷即公父也成進士歷官至觀察使
治水護泗陵有功蒙恩錄觀察生五子長即公公生時
母某太淑人夢神人抱持以授當戲鳩車便峻整如成

人戊子舉於鄉猶弱冠越八年乙未成進士授祥符令祥符繁囂難治公峻其繩而民服有吏陽鱈及上官承舍長揖謁者並與痛杖遊客恃直指肺腑乘傳騷甚公怒檄上之直指以是反益重公立法催科民稱便直指以為良行之他部他部之民又稱便其言曰官不脂羨則大户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户置倉曰耕餘其法以秋登實穀其中歲得數千遇侵民無殍者自公蒞汴甫期而譽鞞然其人嚴之即曰吾汴世有包

尹也會以觀察公叅藩其地改曲周歲餘憂去服闋補
盧龍公治曲周大都如祥符而意專鎮靜治盧龍亦率
如曲周而術主拊循皆因俗為之曲周則又條行八事
徵收不害治河竇公堤無遺策使世世無歷陽之懼盧
龍則大修武備罷棗貢及數事厲民者於是以循良上
第徵待詔三年授江西道御史公既中朗炳天下事又
以三年靜觀察時政所最先乃上封事請上視朝下章
奏其詞剴至又請賜環趙公南星等不報隨奉命按江

右未至而其伯兄霽字公象乾以少司馬督師薊遼引例歸家食八年洎司馬返初服而公始以河南道起視京通倉至則又極言時事時西陲大柏油之敗視師大吏不以聞顧得功賞公論劾之大風折正陽坊火焚隆德殿公上疏言時政得失六弊誠由六弊致此二災欲拯二災當反此六弊又云風之義主散散則思聚而聚莫急於聚人火之義主鬱鬱則思散而散莫急於散貨時稱其納忠有體奸胥賄巨璫盧受與其徒沒天津稅

金六萬餘公得狀按追如法受恃寵用事有危公編虎
鬚者公不為動年餘改按北畿旋掌河南道領計事正
色持衡嶽然喬松自處不附人人亦不得附也尋擢同
卿晉右僉都御史出鎮應天時邊疆多事而江南財賦
陸海徵輸脂盡戎伏莽者蠢蠢然公至即條上六議選
營兵精健益以州縣民之通騎射驍果者合為一營大
飭壁壘甲械又於京口設叅遊采石設守備分屯互翼
聲勢振起又城安慶改折淩水丁糧釐留都罔課為嘉

定等三邑請命免布征三之一而織造之為江南患也
蓋吾浙之與三吳驥首而顛二東之哀久矣而織璫李
實者曾奉上潛邸得上心負嵎逐逐公切詞乞弛額至
三四不已實恚甚則遷怒松守張宗衡蘇佐楊姜誅詞
激上怒並得嚴譴公上疏言二臣何罪李實可斬也時
論壯之妖人徐宏儒之躡鄒滕也聲言南下公力圖備
禦於京浦安慶各增兵千既以北堵又可西障沿江渡
口多設砲臺營房可藏兵跳擊凡諸攻守之具既備乃

戒賊即不敢南向引衆而西長洲朱士遠輩為妖煽反
狀已具公知之授秘計道守獲其魁四人正法餘悉不
問弁賈祥統兵道吳橫甚公箠其奴數人驅出境無敢
譁者蓋公之為定亂才如此公自按畿迄今先後五年
間枯髯灼肝頭如蓬葆病咯血二十日竟卒銘曰世之
命死者三物耳惟法彰殛公諫不死惟權陰賊公抗不
死惟寇獷擊公任兵不死死軍容之蒸蒸而河水之瀾
瀾嗚呼刃剡其胸憂攻其裏均為致身忠一而已

南京吏部尚書趙汝泉公墓誌銘

當萬厯之初年大臣用事其時仕於朝者亢則取罪以去不能究其竒容容為福者取高位而已又無竒可見於天下其恢宏見竒積功以崇位身不中忌而人莫能浼之當時不免疑其跡而日久論定矚然不滓者則吾以歸吾趙公汝泉矣趙公諱賢字良弼汝泉其別號也家汝之董村弱冠成進士起家農曹徊翔郎署者六年守順德再守荆以三品服視荆篆者五年撫楚再撫齊

魯者八年領銓四年先後家食幾三十年此其出處大都云當在農曹於金穀之務則愷愷然曰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督清源儲發羨鋹以賑餘則封識遺後來者出守順德以繼母張憂去補荆資糧扉屨供支羅之師荆不瘴樹隄濬流理陽侯之怒荆不魚盜楊德勝輩剽江湖間公曰無闕單車闖其營諭解之如張綱之於廣陵裴懷士之於始安也遼庶人橫則佐臺使者暴其罪於朝徙之易置悍宗武罔楚無國而有國於是天子以

為能晉叅藩政而以荆人之慕仍使視荆蓋異數也尋
罹公父望菴公之變服闋以兩浙觀察使擢御史中丞
撫楚至則條便宜十事及救荒四議上之皆鑿然可垂
永久猺跳懷遠江中之黠少年舞戈牛角公厲兵設竒
盡殲焉人謂公向者輕身投虎穴弭虎耳今奈何兵兩
克豈德不曩若也是不然善用兵者審彼己之情如禽
之量物當楊賊發難楚之大兵壓於支羅賊既震鄰溢
駭其情易動譬有鷲四擊則鳥竦身而投人袂中者勢

也且撫臣嚴之守故弛之度賊不能戕守操蛇者不掉
尾畏其首擊懷遠牛角之盜內負絕險外無驚弧其心
噩然目瞰全楚故不力屈必不下子儀涇陽之役單騎
免胄靈州之戰俘馘千計兵豈可一端盡哉亡何召入
內臺晉副都御史撫山東化行如撫楚時平度之妖僧
德平之妖婦魚臺歷城之妖民以次就擒而左道息為
漕計者二曰開泇河曰鑿膠萊又增堤植堰束徐北積
流使水不為害而為利而乃檄登萊守者使大備艨艟

曰吾懼釜山之鯢振鬣於祖洲也則又通海商開島地
置屯田於是乎防者不枵餉者不勩遠控外藩近扼逋
寇蓋其後十年日本躡朝鮮即不敢睇山東而嘒非徒
薪功誰功乎當是時神皇帝勵政急用人曰孰與我擇
吏安天下者其銓衡乎乃晉公貳天官公區分清濁如
刀畫塗口絕臧否而銓綜不失識者方之徐勉云遷南
太宰時中外方望公統鈞輦下而時宰遠之故有是命
然而公秋風之思決矣力請骸骨凡三上乃得報公歸

而訟遼獄者蠶起以公承江陵相旨驟柄用鑄公官不知公於江陵斷斷無少借特江陵愛惜人才以精明鍊達重公何與公事遼之獄為荆民請為故相乎哉久之事白當事又交章薦公賢者詔復原官致仕會覃恩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樂道著書又若而年而卒公天資醇茂篤於倫常居喪三年不見齒鄰姬似母養之終其身事兄比泉翁甚嚴所交必端士沒則網紀其喪而撫其後性淡約不喜聲華自釋褐即從羅近溪曹貞菴諸

先生遊深求性命之理晚而益進其學以無欺實踐為
至疾革啓手足示人蕭文宗鳴鳳謂其不愧曾子良然
銘曰四嶽之宗有高曰嵩為周降甫為明降公爰發其
跡始於金倉否者失之金粟馬羊歷典大郡雲行雨施
羔裘孔武緇衣是宜此孱者提彼豪者扶帝曰懋哉乃
授之鉞威靈畫擊明霞曉班吞湘七澤浴海三山陟於
小宰則靡不辦銓綜萬流無蹊有鑑尚書之崇斗樞喉
舌人望猶登公棄如剗一賦遂初廿年松菴魚符俄下

鸞驂忽上在孔夢楹在曾履薄其年與事如契斯約豈
弗尊榮亦既壽考正學無欺完名永保中陽之封馬鬣
隆隆以我刻辭賁爾幽宮

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吾於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遠六七年權閹用事忤
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
即死文其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昔之所
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兵事孔棘

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
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冀功名此不可以欺
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
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於米友石
先生夫婦之節樂得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
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
文學文學生贈公玉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
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

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公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
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
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贈公戒之休不休也遂以甲
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爭多睚
眦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於
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執
紼者千餘人重繭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去服闋
補蜀之銅梁時播酋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為患公設法

盡擒獲之根株於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稅璫哮掠
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璫甚憾恨顧無
如之何凡公三仕為令並以卓異旌乃當衡以公崛強
無意大用之量移公廷評公安之無愠色其在廷尉多
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權河西務大疏梗塗行人呼
便所節省金錢如干又以其羨築河隄為畿輔永利尋
改繕郎視陶清源爬疏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叅浙藩
分守金衢道多異政嚴溪有八虎幻形為崇公移文禁

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矯竊
擅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為甚先是黃奉常正賓以甲元
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欲殺之至是
褫冠即訊當公司讞公曰今欲不死黃公無直黃公直
黃公則黃公死乃故曲列其辜纔下死一等黃公卒以
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燄愈烈公
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
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却曲上卿開府可

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
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
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
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為璫構祠祝尸聞
公至使使奉金帛求數言彪炳上公公怒罵其人去中
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嗾其黨御史倪文煥疏
叅公黨人魁也削籍為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當此之
時璫怒未慄其黨日夕謀殺公更亟會上登極璫及其

黨相繼伏誅於是以廷臣言起補公太僕寺少卿理光
祿寺寺丞事明年春上朝日於東郊公將事有恪時公
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公已病杜門月餘一日蚤起呼
水盥漱索所蓄竒石兩枚怡弄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
先配淑人李氏蚤卒今封淑人陸氏其繼室也陸有士
行當公以避璫禍變服浪遊留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
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為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
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

夷猶曰若能為卞壺子吾即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慰之淑人瞑目不語曰吾何能獨生再慟遂絕嗟乎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與倪子曰畢萬死於牖下公履尾亦不啞而有千年之譽美新祝釐之徒安在哉若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為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為命婦故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已婦享其干困不能死猶以清旌況淑人乎銘曰其時閔

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為其時儒懦道在閨幃
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偉哉

倪文貞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十

明 倪元璐 撰

墓誌銘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公

暨元配夫人曲氏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
苞桑休否蒺藜乘剛負宏者無狹模審端者無回志亨

困之德篤於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別號青岳其先
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興善興生謙謙生拳拳生達
達生元元生壘壘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
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
公父觀察頃陽公尉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為之才強諍
之聲體雖罔鳳于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
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竒表黃中等身之書
流睇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總角卅兮名謹一

郡十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
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翎必資乎利風遂
以雋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橐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編
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文起當一變之時習生
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如縵其
道可觀校士春官囊綜榷梓廬陵之勒軋茁興國之榜
龍虎方斯蔑如也於是國家多故顯皇奄棄天下貞皇
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婁覲軒權之座旭馭

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聲義規責時宰其音
琅然同列聞者舌吐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勅旨頒諭朝
鮮賜一品章服公以海國我之外藩綏遐激忠存乎推
置於是裁約享饋章示規繩是使卉服之長冠帶而問
詩書窮島之人啁嘈而讚仁義公之能也復命擢右春
坊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頃陽公憂摧毀之誠幾於死孝
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駢戮岬虎懼其
多翼謁者怪其有兒招延苟朋剗割剛士公入都門義

形難犯璫之羣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噬臍由是矯旨褫公冠衣而公自意言笑晏晏非有山鹿庖厨之懼野鵬坐隅之感古之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者矣居之二年否極以喜今上乘乾出震鋤奸顯忠有詔廷臣極蒐舊德凡疏朝野十人比於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旦日召執政以下入對乾清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憑帝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

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陞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
軒旬上遙見目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
分道荃菴競時睨莫窮濼夫有留菟產祿窟而猶在牛
李壘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質溥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慙
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彊感知氣昌章邪摘疑察察如
也於是奸徒大沸剡手須剗遂乃召鷹起犬移眩緇素
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為
譏賴夫聖人瞻言王赫斯怒刑夫干戚投於帝江營蠅

樊榛欻然離破羣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
益靡避懼因承密對力言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
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
又請渙居益饋任人責成既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
朝目送勢所難居遮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
莊論也以為過厲其氣雖誼辟不必保交會食拂鬚寅
衷也以為孤遂其情即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
所憂會以京軍置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

其顯過小事糊塗閣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
詰遽以公稱值上勵精無私制治不欲使天下揣疑秘
旨以為天子箱鍵言路袒翼凝承乃下所司雜施窮鍛
孔璋石烈今世所稀咕嚕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鴈
門公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賤
竄夫復何云即日徒步出國門書余悴然見者哀歎至
則雜諸戈受致恭其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岨強而子方
淮水能聽風波循省之餘益修性命暇或攤書蒔藥賦

詩詠游間選緇流與爭道韻適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鴈
門雲擾公獎鼓家雜仗劍登陴傾囊鬻裝以享戰士賊
不敢犯孤城獲全方之段干深坐以保西河王蠋閉門
而全畫邑雖休瘁不同抑亦各有其力乎風霆易濼水
石能明天下方矯首跂遵鴻之儀五位或杼心思放麇
之過詎期疾作竟致彌留以崇禎五年正月十有二日
卒於戍所枯竹未生曷明不負牛車共見已白非欺悲
夫既卒大吏以聞詔辭感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

土仍勅給傳官為治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
之存乎墜履定論之準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為
量髯戟載義眸電曜靈正骨嚴顏晶衷博體室鮮抱裯
之滕門無彈鋏之賓矜岸方幅不以厲物靜穆虛澹不
以篤時道廣渙羣才周勝鉅迷馮資其斷斧驚颿恃其
智樯然而挺柯寡枝遙流不曲體誠曰坦測表云疎此
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生平每逢竒異讀見黃衣死流
巨響負瘕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溺靈禽定其傾

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召然歟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美增華雞旦奉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簧翻之唱和梁笥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没王後公一年以悲殞子三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愷配嫁姻媾悉於家狀父書能讀祖笏行獻龍文麟窟挺挺扞扞孔中等以今年某月日奉公柩暨曲

王兩夫人合葬王家庄之東阡禮也伏波發藁不假大
招之文元成仆碑共切重興之望元璐不敏敬為之銘
銘曰泰山巖巖峙為人鵠學山至山于何不穀扶滋氣
道昌沛文辭使則不辱其羽可儀瑤餅渙然誠帝之賚
朝踐斗樞夕清蒼巖茂名難居殊恩莫保夏氏之璜則
亦有考英州儋耳概多名人露寔皆教天王聖明孔璋
何人谷永不作為臣不終死而猶聘帝施蔽帷賻曰車
馬魂乎歸來若無罪者佳城鬱鬱三英粲兮馬祠魏碑

臣日望之

永寧別駕贈朝列大夫福建提學叅議敘菴吳

公暨配贈恭人陸氏墓誌銘

西漢循吏訔然而著者不過數人耳顧其才高下猶有
間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
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已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
吳公者不可名名不可跡跡何以言之也史曰吳公不
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

跡也以吾量之廣漢等數子者生於本始地節之代席
孝宣之颺氣以厲其功能瑰術瑋聲貴乎蓬勃吳公者
文帝之臣也與其君同德度其制治必尊道德而薄刑
名必貴精誠而賤術數必求無咎不求有譽必畏有罪
不畏無福其庭不必鉅筍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
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
不必桐鄉之俎澹節靜理道之宜民而延世者也今入
秀州晉縣洲錢之鄉有橋曰八道是為吳公葬地華表

碑碣不沒於土者二尺既千餘年披蘚可辨其子孫聚處憚遷旗日蕃茂俗號之曰千年吳也系序名氏官爵指數之齒齒然而今敘菴先生又以循吏聞先生之佐信陽永寧兩州一時之為州佐者莫或及之故亦稱第一也先生之言曰吾治民去其害民者已耳信陽多猾胥為奸蠹先生彈剔之風雨除鳥鼠去而民大悅永寧年饑先生發帑賑瘠瘠即起設法招流流即集心誠求之而其明年大稔民又大悅先生之為道悅道也天不

能害其民而況人乎是故用漢法宜入先生司農廷尉
今以今貫平遷留守叅軍乃老當此之時長君少叅成
進士適當為令得親民於是先生盡以其道禪其子教
少叅曰毋束濕毋草菅毋長莠此三言者朱邑黃霸用
之至精而少叅得之以治新南兩城亦稱第一大都先
生為人晶中朗表矩步繩趨敦彛選交守謙握固始於
治身中於為政終於翼子皆是物也生嘉靖辛酉卒天
啓丁卯享年六十有七以少叅貴封文林郎贈朝列大

夫配陸氏內則周舉佐先生教諸子嚴過先生生後先生四歲卒亦如之享年亦六十有七封孺人贈恭人子四之屏壬戌進士歷令官福建提學右叅議之翰邑庠生永貞國學生之經邑庠生諸孫九人爾壘爾麓出之屏爾基爾壯出之翰爾華爾埏出永貞爾圭爾峻爾埴出之經爾壘余門士也登己卯賢書文行翔振人謂先生子孫繩繩然度其後又必千年也先生名尚倫字覲揚敘菴其別號也葬於保村安字圩之阡有題其表曰

明吳敘菴公之墓以使千年而後有辨於漢吳公云銘
曰毋識其名與跡於其碑之跌而於其顛土不得沒蘚
不得糊後更千年史失而於墓求之乎

大理寺左寺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蓋予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小
人之相治不自為力而徵助則必皆敗也漢中葉之後
以君子內治其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下
盡化為盜賊明天啓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而

仰內力內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為婦寺盜賊之毒不得
存君子婦寺之羞亦不得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
昔者仗馬不揚極於中歷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
時蒸蒸皇皇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
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史吉水鄒公蓋當時所歸稱
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道異趨同歸趙公救時而
急事功鄒公正本則尊理學學尊教立務廣聲緣惠此
京師樹廬章鐸明誠正之宗發春秋之義鼎鏡並設筆

舌斷然小人患之度不可制乃移其懼於中閣告其魁
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在君側耳忠賢由此甚恨
清流以去鄒公為其始事鄒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
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召不報夜半傳諭內閣如鄒某衰
老蹢躅何宜復用時首輔葉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
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劉公上言陛下奈何以蹢躅棄元
標元標自由向者抗忠受杖壯已蹢躅豈關衰老陛下
誠以元標蹢躅宜益重元標且元輔以不得其請求去

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閣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馬用彼相奸人旁竊懼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指畫危戇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璉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益信其黨之言其黨又告忠賢以劉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謹於是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遷廷尉承數月矣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天下謂必及劉公劉公既治

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聖
人當陽收振魁棟醜徒伏誅旌亡求廢有詔復劉公原
官然劉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絕交書諸
貴公意少衰延俄十稔劉公竟死田間嗟乎觀於劉公
之道則知居天下之義其愚莫不利用銳居天下之利
其智莫不利用錚也當劉公首奮義椎楊公從之羣賢
慕楊公之義皆學楊公其後凡楊公之徒槩多死者然
楊公實學劉公劉公顧不死及楊公首承譽命劉公從

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劉公之徒無不庸者然羣賢實貴慕劉公劉公顧不起由是觀之可知龍德畢萬七戰亦在牖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歷啓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嚴節靜理握固養冲未有如劉公者也劉公名重誨字忠甫其別號則曰鼎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為贈公梅隱先生是為公父梅隱娶於譚生公公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

治決蘊洒煩均畸賦甦疲遞招撫流亡三百戶民用歌
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鯁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
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輿不能過也持斧畿輔豪貴屏息
官終大理寺左丞生嘉靖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
禎十年七月十日卒於里第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
世追贈孺人繼娶封孺人黃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佺曰
儉曰儉曰佺曰佺曰徐皆黃出曰佺妾白氏出曰佺即
子丁卯所舉士也孫男良靖良竑良竒良翊良珩

良珎良疇良暉繩繩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戊寅八月
葬公南番淵之陽而曰价以予一日長又能知公輕千
里乞銘其隧予雖病不得辭銘曰章水貢水交靈起哲
天祿卯金元城漢鐵鳳喙能鳴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
揚諫舌攀檻媿忠破柱方烈北寺嗟嗟黨碑案案碩果
或存元芽其茁介推不言元亮不折世亂埋輪時清結
轍奸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亦不得爵殆古至人
莫可濡熱養浩尚元因時而設家近鸞湖恣其澡浴猗

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封文林郎吳荊陽先生暨配王太孺人墓誌銘

家國皆貴陽而賤陰今以為陽治治國陰治治家男子
乘陽而積剛婦人比陰而窮柔皆陂論也夫孝弟公正
寧靜廉澹溫恭貞栗陽之徒也凶悖鷙害佻放凌躁闇
昧苟且陰之徒也與陽同剛皆君子與陰同柔皆小人
往吾年友吳朗公給諫上封事為天子別言陰陽剛柔
君子小人甚辨而烈雖遂得禍天下著其義或咎朗公

為高論求人難盡之名不知其所習取諸庭如荆陽先生王太君者陽昌之氣治家滿家是其家無小人安得不厚求天下乎荆陽先生諱思夔字欽堯以字行更字大章其先閩龍溪人宋之時有南隱公者始徙黃巖自宋建炎至今凡十六傳為樊陽翁樊陽生二明即先生父也二明有特行娶彭娠七月生先生先生性資高秀書非秦漢人不讀為文茂古名噪一時顧其意特岸然不屑科舉曰我思尹焞實獲我心於是乃築舍委羽山

中聚徒講德其學以洗心明倫為宗居父母喪哀毀骨
立杖而後起憐其季貧即不自治生業而為季謀甚周
季卒以振嘗有吟云盡瘁歌棠棣含愁廢蓼莪聞者悲
之以為即棠棣蓼莪之詩也先生生二子長以病不終
讀季曰執御即朗公先生教之為文不使知馬足然固
不欲其以文逢世每曰窮達有命吾願若為好人耳朗
公以乙卯薦鄉書越七年壬戌成進士先生不色喜及
朗公司刑濟上先生從板輿至其署見其魚縣梁上厨

有蠶糲突烟爐火澹渺若微雲又見其戴星出燭再跋
不得寢或又出不意發其橐中裝鞞然有聲悉官文書
耳於是乃大喜曰兒大耐官職是為好人矣一日出行
廳事見鞭鞞甚設慘然不樂久之顧謂朗公曰將毋使
劉寬笑人乎吾聞之樂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夫然
是為詩書文教之器甚明故曰朴作教刑豈曰殺之耶
朗公怵惕受教終朗公之治濟以是無冤民云當是時
椽人矯虔亂政誅鋤徧天下顧其視羣邑令汎汎水中

臯耳故當時為之諺曰曾執權受述遭曾上言結大寃
卑官外官陌路相看蓋謂郡邑吏無與朝論禍不得及
也乃先生獨感憤齋咨一日書卷懷二字使使持示朗
公朗公心悟會闔銜命視漕者道經山東時監司以降
皆負弩走百里蛾伏道周惟謹朗公受檄謬驅車入舍
俄從車中憑軾大吐委頓即日稱病還邸闔門不出上
登極先生即更馳教朗公曰促視事時清日明無用卷
懷為也蓋其高明之槩如此亡何病作遂不起濟人台

人皆巷哭其後三年朗公起復召為給事中朗公既感恩奮激極言加派之失又以今天日方晶而雲蟄四塞權貴之意上移魁棟君子日退陽反為陰乃上疏論宜興相大臣交惡之收繫獄中凡三月天子悟其無罪釋還田里自朗公以直諫蜚聲天下天下益用明荆陽先生之道不與他人與諸其子故曰安軸不定視其屋梁夫車軸持動屋梁持靜以其所持正其不持是則明者之所取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朗公之似先生其

以陽剛之言夫先生弱冠娶王太君相莊如賓太君之
治家無嗜好無遽容事其尊章與先生齊孝教子嚴過
先生每誡朗公曰而必毋忘身所自出而必謹身毋墜
人言朗公佩此兩言終身夫是兩言者君子之言也太
君雖女子無陰柔之氣即太君不敢厭陰辭柔顧其人
豈女子哉朗公將以某年月日奉柩合葬某山之陽以
元璐舊史使為之銘銘曰其父所教之者曰卷懷其子
由之以履方其母所教之者曰謹身其子由之以守常

是父是母萬夫之望天下學此兩君子者何患其道之不陽剛乎

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公鼎臣暨配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予與馬騰仲侍御如蛟同出韓宗伯若海先生門比於胞乳騰仲令山陰時入拜予母甚恭騰仲上奉其太公鼎臣翁及太君劉孺人予雖隔千里心事之猶父母也騰仲俄遭大故舉襄葬事方使使屬銘而寇禍作騰仲

伯仲俱以身殉予於此雖氣壯發而情中摧每思報之
援筆腹痛今年冬季君光祿如闕 貽書曰異時吾伯仲
以必得君一言為能不死吾親君復何宜久負之乎予
發書涕下如縋縻嗟乎自騰仲伯仲之死騰仲伯仲已
不死非惟騰仲伯仲不死其在太公太君教忠翼子生
氣熾然下視世人皆將狐貉噉盡也且夫已死矣豈豔
稱曲說能呵噓之苟自不死又豈言者之力哉然而予
不敢辭者以吾舊史志其大者以風公名成字汝器別

號駟野亦曰鼎臣其先世宋以前亡稽已在宋有光祖者仕至柱國元有六六統制者父子相繼鎮江淮有異政因賜居全椒之五龍山其自汴徙和繇此始也入明兄弟二人曰九成九思者集義兵從高皇帝於和所向有功授金碑萬戶已而九成戰沒九思請老家於和遂為馬氏始祖生子雲雲生司徒諒諒舉宣德癸丑曹鼐榜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山東叅議應天府尹南京戶部侍郎當為京尹贈祖九思封父雲如其官三世皆稱

京兆司徒生永賢以成化甲午膺里選不第官止光州
牧生子正道承司徒廕未仕而卒生子一虞號日塘日
塘公生三子鼎臣公最幼甫七歲遽失日塘公母楊年
二十八忍死撫孤人為之歌寡鵠其後騰仲成進士上
言其情天子嘉之賜金立石其里予時頌以詩有曷留
老眼看孫子但不我冠自丈夫之句云公於窻棘生而
枕處之有如蓼蟲故其讀書能攻苦研昏練爽以致其
材弱冠名噪一郡以餽入太學凡十數舉不售天下皆

歎公有文無命至愆皇帝御極之二年騰仲登第登天
拾芥或況之眉山父子云其又三年以騰仲奏最封文
林郎山陰縣知縣又五年以騰仲入臺遭際覃敘晉封
福建道監察御史蓋自騰仲成進士予於公行事什九
見而知之矣騰仲筮仕為吾山陰令取山陰只鑑湖杯
水所食米自和輦致凡歷道里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
之曰嗟乎使君清至此其後乃知公教之也騰仲能飲
人不敢召予召之獨來曰敢忘雪日共立程門時乎酒

至纔五巡即起辭去予問曰是何旁午耶騰仲曰無之間者過庭適有聞作令無多飲酒耳予悚然不敢投轄雖騰仲至孝亦愈知公教矣公非徒教子亦教吏也當此之時公留官廬甫數月一日忽促駕歸騰仲大驚跪問何以公曰滄瀟累邑因指案間醴醢總總者曰此庸非魚鮓耶騰仲叩頭出血請留一月卒不許他日為予垂涕道之如此予又聞之和人自公以封御史歸其鄉益務為德喜賑貧乏歲施榭至數百人貸之錢者多不

責償前後焚券亦至數百然其意以為為德不務本行
譬之車室不求穀礎也故其道必先聚族聚族所以尊
祖乃立祖廟因而教養之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與
聚死者予藏和人歸義以為范文正公再見於今也當
公童時以孝友稱老而彌篤其言曰醉飽之失人何必
無吾求不干犯名義缺陷倫常則已耳嗟乎非公有道
仁人誰能為斯論乎筵會當前修容著飾一夫罵坐一
吏吐茵羣起詬之等於非類父母之喪斥遠苦土樂爾

妻孥飲酒食肉舉世皆是不以為誅世論之顛無若此者吐茵罵坐雖人極憎非桀跖之行樂喪忘親雖世不怪有豺獍之心天下之為豺獍者不辨則鳳麟却走狐魅競起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儀表峻偉身長八尺生嘉靖己丑五月七日卒崇禎甲戌十月六日配劉累封孺人別自有傳要其秉禮敦仁尊倫行義殆由天合其始歸楊夫人語人曰兒有令妻勿憂橫事其既沒鼎臣公哭之曰值爾雛姪免廢墜撫我猶子無參差可知其槩

矣生與公同物是在正月二十有六日長公凡百日卒
先公三年為崇禎壬申十二月十有二日自鼎臣公沒
之明年流賊犯和騰仲方據草土起涕泣誓其里衆佐
主者嬰城固守賊不能攻將引去忽一日颶風大作守
者皆墜城遂陷騰仲猶率二百人與賊巷戰良久力屈
罵賊死闔門自伯氏如此而下男婦死義者十四人事
聞上嗟歎其忠詔贈騰仲太僕卿官其一子天下皆以
騰仲非守臣可無死城騰仲自以王臣隨地當死又不

欲棄其鄉名義倫常騰仲守之如握固然亦猶行公之道也騰仲昆季以崇禎乙亥十月合葬公及孺人於其州殷塘北山之原越四年戊寅始追而志之系以銘曰百不已喜行義百不侈喜不蔑紀其子因之罵賊死死者凶數而天以報吉士報之以所喜

贈中憲大夫玄圃鄭公暨配陳恭人方恭人墓

銘

鄭鴻逵使君瑄以正學淳化鎮吾越再歲越大治尋以

望遷越士民數千凶凶跣奔告臺使者必為奏留我公
使君亦跣奔告臺使者毋聽士民留數千人乃日夕臥
使君輿必借一年不聽則滯然聚元璐閭而請曰鄭使
君去我輩無生理今不為我留使君天子亦何用起公
田間為元璐聞之流汗促駕往見使君曰八情如此即
漢主寇公不能回潁川何君之固乎使君於是始以其
誠涕泣告曰嗟乎瑄其非人哉自瑄父母之沒遠者四
十年近亦二十餘年異時貧無以葬既通籍踰紀蹇蹇

栖栖今幸得間又筮以明年春二月良君為我權不葬其親與去吾士民孰戮也言已又涕泣出袖中一編示曰辱君題墓白吾不欺耳為我謝士民元璐默然良久揖而出徧告國中曰事不諧矣其長上有大事而其民欲奪之不祥也聞者皆泣乃止退而發使君所示編時及暮篝火讀之孝哉永言乎是其為封大夫玄圃公之義也向固疑使君之治必有譜今乃知其近取諸庭凡使君之取諸玄圃公而式穀似之者有五其忠於其事

甚似乎其為孝子其協恭上下大夫之間甚似乎其友
于兄弟其潔清無欲甚似乎其曠遠不謀其家其肅物
甚似乎其嚴正動止禮法其膏澤周墜甚似乎其俠施
玄圃公之為孝子者公父某公以廉吏沒於官公年十
三哀毀幾滅性母夫人病肺且痼歲十數作每作必需
公抱持公日夜憂泣餐寢俱廢如是者二十年及後疾
亟公籲天祈代頭叩破血流滿顛猶不止既卒慟幾絕
水漿不入口三日親知援禮文譬之乃稍進糜然竟三

年絕滋味不入內琴祥而後解嚴焉若此者其誠至專一故可以教忠事也玄圃公之為友于兄弟者公敬事其兄某兄死撫二孤如字其子公嘗讀詩喟然而作曰以周公之為聖管蔡之為讒其詩猶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呂召畢散之為友而管蔡之為兄弟其詩猶曰雖有良朋況也永歎今丁嚶四求而聞聲中出不已偵乎若此者道貫於壘簾故可以教上交下交也玄圃公之為曠遠不謀其家者公生平不知何物美好惟豪宕

好遊名山川所為詩文高典瀏脫多半紀遊凡鍾石九
仙麻姑石梁南田石洞西洋梅峯杖履所經雲霞為變
物情筆采相助為歡而四壁僅立二頃俱荒凡先世所
遺資財悉推予其兄之子若此者其中蕩蕩然故可以
教潔清無欲也玄圃公之為嚴正動止禮法者門內之
政肅於朝典臨使君兄弟盡日不矧使君兄弟苟有過
雖至細必正容責之甚者呼杖每語人曰嘻嘻者家之
賊也其為獨立之言者二曰經史吾田忠孝吾寶耳若

此者不失家節故可以教貞紀肅物也玄圃公之為俠
施者自其窮因為諸生舌耕筆鋤而宗婣若而人皆藉
之舉火當其義至巾榆菽粥悉推與人公之友有陳長
吉者貧而母病公捐資療之曰猶吾母耳有洪美度者
遭竒疾公操圭匕與同居處至身疾作不肯去曰吾病
易為也居恒謂使君曰天人止祥無如方便大道之旁
寧容種刺乎若此者公欲而親物故可以教施濟之道
膏澤下於民也嗚呼是則吾鴻遠使君之所為治譜者

矣詩曰以燕翼子豈不然哉公諱元勳字無功別號為
玄圃其先世河南固始人時有為福州路總管者遂家
於閩數傳曰奎者有隱德生萬鍾萬鍾生演演生日休
即公父也舉於鄉仕為東粵從事有聲以嘉靖己巳生
公公年五十而卒時為萬曆戊午未及見瑄之成而其
後以瑄貴贈中憲大夫先娶陳繼娶方皆贈恭人並於
嘉則而方恭人尤以教勤稱蕙文蚤凋簪笄共歎合葬
西郊杜塢之原銘曰孝友以物身寧澹以正情不威而

全宋文卷之三十三
卷十
能禁淫無財而能濟人竊其道以加民則必有千年之名是故貴乎趨而過庭

光祿大官丞周桂寰公墓誌銘

周氏之著於松陵者其先則大冢宰恭肅公以銓綜著鑑尋甸守中憲公以保障著才進士宜春公以絃誦著道侍御史來玉先生以剛鯁嬰患著忠而其後賢則今會稽使君燦更以無欲不煩著廉愛斯為盛已天下以為是其家則猶瑤圃也小璣蒼壁入將失容曷復有其

子孫兄弟父祖頡頏下上而為名其間者乎而光祿桂
寰公固有以名公以恭肅尋甸為之祖宜春侍御為之
昆季會稽使君為之孫而松陵之人軒然而名公者不
曰孝子則曰悌弟不曰慈父則曰義士曰仁人蓋吾聞
其所名孝者以其自致也自致以其勇為公父光祿存
江公沒公孺子泣充瞿骨立未竒也當此之時仲氏既
貴衾之襚之公曰吾事封之樹之公曰吾事曰吾長督
耳其趨孝如趨市懼或先之者苟自引賤貧致哀焉而

已故曰孝子其所名悌者以其分疚也分疚以其無我
仲氏中道殞吏繇其子使將千粟饋京師公方齋裝謁
選既哀其子乃移繇於已移裝於繇裝既盡不得謁主
爵吏而歸或嗤公愚公曰嗟乎即非孔懷天下寧當有
分榮不分悴者耶若是者是其枝連故曰悌弟其所名
慈者以其鞠哀也鞠哀以其寡欲當公鼓盆腹悲時年
四十強昆季又方貴盛有華族欲女之女者公辭之甚
厲曰吾豈能蘆花衣吾子乎卒不娶終身夫篤儷遠芬

克己明志此其於道甚備也公持曰以愛吾子故曰慈
父其所名義者以其賤貨也賤貨以其保交有公之友
某假公貨客死公為焚券又撫遺其家甚厚又友某挾
偽取公貨數百金去卒不齎公卒不問此二友者賴公
之義以不凶終公曰鮑管何人羊郈在我故曰義士其
所名仁者以其濟衆也濟衆以其忠上邑患水宰大治
塘將助不應公奮然輸千金由是輸者麇至而塘成已
而歲饑宰下令平糴公倒困應之則亦遂有應者而饑

不害卜式曰有財者輸財漢武侯之以為是其以一慨
生百慊者也故曰仁人夫此五者公之梗凡然余以為
觀止不欲多聞公道大都公有志量多讀書上觀下詒
知所取予夫取則必取之其祖父與其昆季予則必予
之其子孫往者不可見余向見侍御今見會稽使君孤
松芳蘭其徵也夫公葬既十年燦之治會稽於是二年
鋒車垂發乃使余為之銘銘曰瓊之視瑤瑤何以傲孰
曰顯功則韉而幽修弗耀乎備道五矣而安有餘道

封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李漢翔先生洎配

許安人高安人墓誌銘

凡負濤氣宜奔騰壯發而廣陵之皋人所歸道德於漢
翔先生者曰以其古處古處以其守內守內以其淳靜
夫淳靜者過澆之巨砥禁喧之元符也昔者庚桑之道
貴無為不言而俗化彥方之道歸有制亦不言而俗正
淳之取化靜之取正譬則鞶之取鞞耳天下於是以為
先生之道兼二子也先生以仁義為稼穡以孝友為蠶

織以攻苦為飧寢以溫厚為醢醬以謙抑為檣馬以廣大為帷被以安澹為簪帶以慷慨為囊倉以坦施為鉞藥有願其識有畏其知有榮其生有哀其死生嘉靖壬戌沒崇禎庚辰瑞世七十九年當其為士士儀其文三十年去為大官丞吏隱二十年以子吏部貴聲聞天子稱封公十九年先娶許良媛也不幸早死繼娶高先先生沒十六年備德盡儀多士行並以吏部貴贈封俱安人子四文學之本吏部之椿其著者也二子潛飛異遭

而天下並貴其文章名行比之軾轍即亦以先生夫婦
為允明程母葬於城南之原銘曰靜其氣以淳其邦雖
濤之怒能不降不孤有雙於戲先生夫婦之德之龐

湖廣布政司叅議備兵常鎮道諱軒商公暨配

張孺人墓誌銘

會稽之商在百年之內巖巖彪耀者其先則太僕明洲
先生肅括有儀槩廷尉燕陽先生宏深而軒翥贈公景
毫先生不仕以篤學守已聞而近則冢宰等軒先生以

端亮清通為時表極。諶軒公最後起而服驂於其祖若父兄之間。天下以為連費錯組。雖察目利爪。莫能離其編縷也。越人曰：緊商人實為四世五賢矣。自諶軒公通籍。至於蓋棺十餘年間。譽望滿世。其最挺舉莫如其為諫官時耳。先是六七年。公以商城令治行高等。入為兵科給事中。其時天子以王人皆輕藩國。而文吏賤武臣。特著令嚴藩禮如制。而抗鞅韋節。使之右。又得下符隸郡邑。公以為天子宏畧。然而怖其卒也。乃上書千百餘

言大約欲天子以義抑恩而師干大吏得以權制將帥
天子覽奏怒會首輔烏程以病下直次輔長洲文公得
為天子言是其詞雖戇要有明識其意忠不可罪也持
久之天子心悟乃從文公言僅奪俸三月於是公名益
振而公亦益自奮繼上又十數書多危切大臣用事者
忌之出為按察司僉事視兵瓊州瓊海外荒服黎漢錯
居泯禁不可治往使者率因俗為治曰不治治之也公
曰吾在天子前數言禮樂教化今專節海上不使一方

閭胥得耀光明而化樵結為冠帶還念珥筆掖闈時即
地可穴將不入乎乃為其俗明分義正紀綱漸形文章
之言玉帛之事而又割正民黎不得相出入為奸亂安
南彞商蕩而以寇聞者公廉得實悉縱之給符使返其
政純任德禮一海歸仁焉無亡晉少叅移鎮毘潤毘潤
土華族繁多豪猾難治甚海外於是錫山民以逋官租
結聚焚劫為亂所司愕眙請無急曰急之將益甚公艱
然曰吾向亦數在天子前言兵事曰亂則斬之今小警

輒縮胸是使天子薄諫臣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出連
十數城即如河中木耳乃驅車疾馳至錫發數十校械
其魁至立斬之餘黨悉平毘潤之人驚相謂公有將畧
也而一時之論又因此追念公始令商城其治備文武
之道使民見慈而豪右畏之如毅神威霹然者邑有巨
憇負岵連黨數百人倚串官市為里閭大害莫敢問公
悉捕置之法公自以至清度豪右無所持之故擊治甚
力一時稱強項令必歸商公論者以為公之為諫官彊

直治氣皆由於此矣自公之為諫官風論一出而天下皆歸道於公凡十餘年間出入中裔小剗大割天下之論公與公自論莫不引符於其為諫官也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顧自吾觀乎公之一身相反者四公為人樸訥和靜有如處子故人曰與商公遊覺葛天為近而及其感至氣發爭是非殿上執獲持虎力雄萬夫此其相反者也公行避蟻手觸童子幾與俱啼扶囚十五以上則心痛不食而培擊豪強拔薤破柱齒斷鬚張

威怒四達此又其相反者也公困文場四十年垂老讀
益勵椎鐵為盡語人云吾奈功名心急何而當其淹踈
嶺海夷猶坦施琴鶴澹然貌彌華舉此又其相反者也
公孝事太夫人五十猶慕每一之官心顏俱悴卒以哭
太夫人中傷得疾以死而當其入諍嚴庭出犁梗穴乘
危觸險若不知其家有母者此又其相反者也倪子曰
此由公至誠明道因事竭才凡天下畸至之行甚通之
情皆不可語於此是故由公之道可以為大臣年不究

德惜也庸非天哉公名周初別號謚軒舉崇禎元年進士生萬厯丙子卒崇禎己卯享年六十有四配張贈孺人備儀齊德別有傳長公一歲先公二十年卒合葬西施山之原銘曰叫於閭闔氣達誠徹以生其業治民而民悅控彛則彛懾千功百能由諫舌

東里鄭公墓誌銘

鄭孝廉元勳以甲子魁南國始吾讀其文謂人曰是某以上人也既三年見其人邗水益自失乃孝廉顧以吾

一日糝先退而執箕其又一年吾官南雍孝廉乃以其父東里公藏銘請曰惟吾父之才與志其生不售無如世何死而不朽則在夫子吾唯唯受其狀讀而歎曰父子之道同氣異息有若是乎公名之彥字仲雋東里其別號云其先在宋曰文顯者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為諸王宮講自宋迄元我科達官不絕入明曰道同者以進士授官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有聲革除之難與其叔徵君曰桓者死焉世稱雙忠兩公既罹慘禍其

後人遂以讀為戒數傳至嘉靖時曰天健者始讀書知名再世生良鐸又再世生潔潭公景濂即公父也公生而秀慧有至性潔潭公讀書不成家益廢乃棄而為客配張從焉則遺公與其王母居時五歲耳頭角嶷然七歲奉王母徒步數百里會母張池陽道路見者惻然憐之潔潭公客數年家稍振乃盡室徙維揚尚無意教公讀也其仲父某公偶攜之煮塲一時從某公丐貸者數十人某公既盡應之而不入其契既而忘之公從旁舉

奏了了不失一某公大驚因令之從師受尚書學公既
負異資又靜專攻苦學日益進毘陵宿儒曰賈善長者
其門最多士公皆溟滓弟之為文有氣決同郡張紹川
公見而竒之遂字以女弱冠補真州弟子員郡邑每試
輒高等然不售慨憤入成均時大司成傅公博士董公
見其文每輒稱善置第一又不售甲丙之役已收復落
者再葢真數竒云公性好施方授室大施奩飾以周賑
窮乏至有赤貧起家至數千緡者葬其外氏祖父孫凡

三世公家五世不異食自公持家棟十餘年無間言既
而或勸之曰久聚必爭公歎曰理或然乎乃始謀析箸
出其裝裱文簿井井繩繩以授諸季不私絲黍羨三千
金一門之人以公治家久甚勸請得為公壽公毅然辭
之凡公之義正不苟財利類如此公雖儒者然有志量
能決事士大夫之負世望與公交者所商多天下大計
公抵掌洞然聞者駭服齟使者下車問諸商疾苦凡諸
商所條上即出公指授主者無不熹心立見施行者而

一時里中大姓方程汪吳諸氏有大爭必以咨公公為
摩理切勢授之成謀人奉之如循畔然其不然動往得
咎故里中以為神明里豪某氏者為齷巨猾睨公經生
竒貨輒鉤牽起大釁危中公人皆為公心悸公談笑應
之豪反得大創以去晚歲講研天文旁究山川形勢著
漕運海運圖說鋟行於世周覈至當有識多稱之者嗟
乎自國家急兵食以來凡十數年薦紳朝士以為其鵠
也銛智矢而謀之然試詰以綱領何在則植睹泚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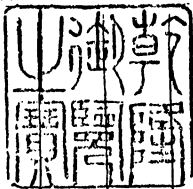
不能應宣其肉藿異量與何公之洞也銘曰智謀國老
塲屋義及物蚤寤嗚呼命也夫

韋若予處士墓誌銘

君名寀字若予浙西武康人居上陌矯志刻行期為聖
賢其學以靜誠為宗四方聞其名從遊日衆隨世為科
舉之文世宗其文如其人既乃自咎曰夫學道而應科
舉譬之避人而入市也昔者尹焞恥之吾亦恥之於是
乃絕意聞達家貧四壁立不肯干人邑令有遺謝不受

嘗遊豫章逆旅困頓故人吏其土者修臨邛之分甚恭
君與書絕交云即客無狀以猪肝累安邑此惡賓辱令
吾不忍為拂衣竟去其狷峻類如此豫章余公應桂者
孤岸少許可獨心貴君號曰畏友會有詔公卿以下各
舉賢良一人余公大喜曰無若韋生即草疏將上使使
物色君顧已死余公惋恨旁皇更求代者良久不可得
喟然歎曰嗟乎天下士豈易雙哉君以崇禎八年五月
卒於里葬武康之丹山銘曰是百世士稍予品官更歷

一紀道行於民頑懦俱起惜也僅爾



倪文貞集卷十